

“小周村”权庄丝绸业寻古

19世纪末20世纪初,龙山街道办事处权庄村的丝绸工商业曾十分繁荣兴盛,与当时的周村不分伯仲,有“小周村”之美誉,其中,“增盛和”等老字号,闻名遐迩。

□翟伯成

与周村丝绸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

权庄离周村近100华里,路途平坦。权庄丝绸业的发展,与周村丝绸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当年,权庄人多去周村丝织厂做工和卖丝。权庄大部分居民是在明朝洪武二年从河北枣强迁来的,养蚕、缫丝技术究竟是从枣强带来的还是从周村传人的无从查考,但权庄一带不曾有大规模种桑养蚕却是事实,后来织绸都是从蒙阴、沂水、新泰、莱芜等地进丝。

去周村做工最多时能供300个缫丝床子做工,每个床子一般3人。这么多人去周村做工,既挣到了不少钱,又学到了周村丝织业的技术,开阔了眼界,熟悉了门路,自然为“小周村”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在去周村做工及卖丝的同时,人们了解到丝织成绸获利更大,也逐步学会了织绸技术。捻军去寿光路过权庄时,权庄已有手工丝织机,亦即木织机。权庄东南角原有“三皇社”(天皇、地皇、人皇),是一个大商场(1912年改为学校)。“三皇社”的兴建在十九世纪末,当时主要适应丝及丝织品的交易需要,可见在19世纪末,权庄的丝织工业及贸易已相当发达。1924年前后,又从天津引进了日本产的半机械化的铁织机,使生产能力上了一个台阶。

鼎盛时期几乎家家户户有织机

权庄丝织业的鼎盛时期为辛亥革命后至1927年的十多年间,全村360户人家(约1400口人)就有织机350张,每张铁机的价格在百元左右,经营好的每天可挣毛利两元。附近各村也都有织机,权庄是中心,从权庄向四周辐射。这些织机户买

进丝,织好后卖丝绸,也为客户加工,收取加工费。当时权庄是家家丝织厂,户户织机声,从当时权庄村曾招3000个短工来种地,可窥见人们弃农务工经商和富庶之一斑。

最有影响的一户是“增盛和”织机铺,它的兴起是因为周村的一次大乱。当时有个叫吴大周的在周村作乱,使周村正常的社会运转陷入瘫痪,人们的生命财产均无保障,莱芜、蒙阴、沂水、新泰等地的丝主要销往周村。周村大乱,这些地方的丝就销售不出去了。“增盛和”就在这时将积蓄的几千两银子拿到这些地方收购丝,丝的价格不及原价的一半,丝买回来不久,大乱平息了,时局稳定了,丝的价格又上涨了,“增盛和”因此发了大财。

“九一八”事变以后,开始用人造丝织绸。人造丝也叫麻丝,主要是从日本进口。权庄实际是受了天津和周村的共同影响,天津租界引进先进技术、先进工艺比较早,引进的先进工业原料也较早。而周村相对就比较守旧,比天津闭塞,接受新事物就慢。权庄与天津业务关系密切,因而接受的新东西也多些。用麻丝织绸利润大,也好织,产品独具特色,工精物美。织绸的质量随客户要求和市场情况而定。权庄的丝绸织得比较匀,相同等级的匹与匹之间重量相差不到一两,厚的重的是好的,薄的轻的就不好,最轻的五丈只有九两重。

权庄的丝绸主要销往天津、上海、丹阳等城市,并不是家家户户同去销售,而是主要由大户组织销售。当时,“盛”字号的大户就有“增盛和”、“王盛和”、“广盛永”、“纪盛通”等,其中,“增盛和”号一家几十口人,织机也最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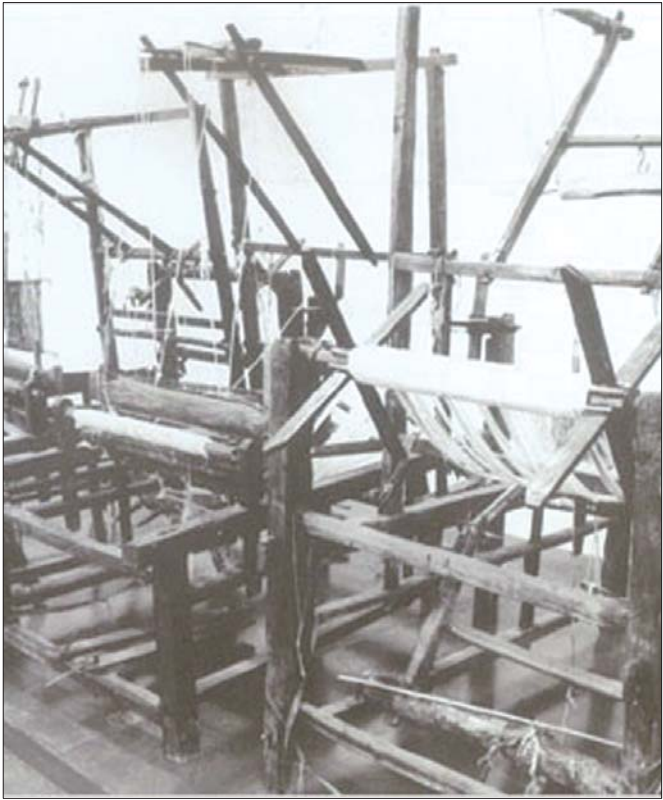
曾遭土匪洗劫 抗战开始后衰败

使“小周村”元气受到损伤的,是土匪刘黑七(名叫刘桂棠,字兴田,山东有名的土匪)对权庄的洗劫。当时,土匪出身的奉系军阀张宗昌盘踞省府济南。有这样一首民谣:“张宗昌坐济南,一两银子八块钱,树也不好卖,地也不值钱,来了土匪他不管。”激起百姓的强烈不满,有民谣曰:“张二小戴草帽(即张宗二字),不到两日(即昌字)就缺吊(垮台之意)。”张宗昌对土匪的放纵,使各地土匪十分猖獗。刘黑七就在这种背景下,经过充分组织准备,于1927年10月的一个夜晚,率土匪包围了他垂涎已久的权庄。枪声响了以后,人们才发现大户家的房顶上早就站上了土匪,估计土匪最少五六十人。这次,刘黑七从权庄绑架了四五十人,其中“增盛和”一家就绑去8人,最后这四五十人都赎了回来,全村共计损失大洋7万多元,当时小麦每斤价格只有一分钱。从中既看出土匪的凶残,也说明权庄村当时的繁华富庶。

刘黑七的洗劫,虽使“小周村”的元气受到损伤,但百足之虫,死而不僵,“小周村”的根基没有受到根本的动摇,以后还兴盛了十来年。其中,1932年至1934年权庄连唱三年大戏,可见余威尚盛。1937年,日本鬼子打进来以后,什么买卖也不能干了,“小周村”才彻底退出历史舞台。

“小周村”没成为“超周村”,而且终未赶上周村,除了基础和交通条件不如周村外,也有许多社会原因,其中没有连锁经营,形不成群体优势,也许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

90年过去了,“盛”字号织机房只剩下了一片废墟,这里风景犹存,但已物是人非,“小周村”在历史上有辉煌的一页,至今仍被权庄人追忆和怀念。



清代编织机具。



民国时期权庄丝绸业老账本。

小说连载

记住乡村

金海潮

大爷爷皱着眉头和爷爷说:咱枪是有了,可没子弹呢!这枪是缴的鬼子的,但是战士们打仗时不知道抢子弹匣,只知道捡枪。我这枪里总共才有两发子弹。咱那边的八路军队伍,也是缺子弹。为了吓唬鬼子和汉奸,其实咱好多八路的枪里没子弹,看着子弹袋里鼓鼓的,里面全是塞进去的高粱秆儿。我看见胡连长在用剪刀剪高粱秆,剪成一节节的,往子弹带里塞呢。他也很为难。这东西咱队伍造不了呢,枪里没子弹,不敢攻垛庄炮楼啊!

爷爷说:“咱想门路!鬼子不是从垛村往这边运给养吗?我趁刷布的机会,把他们的道儿摸清楚了。咱再联系莱芜的部队,把他们给劫了,子弹不就有了?”

金锁大爷爷、大奶奶、爷爷、奶奶、爹和娘,还有金锁爹的大姐金英、大妹金巧以及金锁爹和金锁娘一家十口人,有了两间破草屋可以容身,但实在是万分逼仄。男人在东屋全打的地铺,女人的西屋算是捡了些石头和土坯垒了一盘炕。炕上大冬天只铺了一些街坊给的谷子秸和麦秸,

五个女人瑟瑟地挤在三床被子下面。金锁沾了大奶奶的光,两人盖了一床被子,整天让大奶奶搂着睡还算暖和。寒冬腊月里六个人挤在一起说笑着取暖,盼着来年种上棉花后上做几床厚实的被褥,让大家在腊月里睡觉冒汗。男人屋里惨,地上铺的全是麦秸和麦糠,三个大男人睡两床被子,晚上穿着棉衣和棉袜睡觉,盖着被子还冻得瑟瑟发抖。

粮食还有点,是从老家挑来的谷子和黑豆。进山后,全家又去深山里捡了些板栗、核桃和软枣,另外,金锁爹还找到一片野荞麦,收了一点。一家人盘算着尽量省着点儿,冬天别饿出人命来就好。但一家人的花销成问题,从老家往外迁时变卖的盘缠所剩无几,赚钱的门路除了开始养鸡养羊之外,金锁爷爷和家人商量重拾走四乡刷布的手艺出门挣钱。

金锁爷爷说:“哥,你干游击整天不在家,我和我家里的出去刷布混钱,让嫂子在家里面带着女人孩子种地吧!咱这一大家子花销太大。”

也好,咱是外来户,咱得在

这个庄里混出个样子来!明年咱家使劲干,再盖三间大北屋。我和你嫂住一间,你和你家里的住一间,金锁和他爹娘住一间,金英和金巧俩女子住一间,正中间那间大的当堂屋,待客迎亲的也方便。院东的屋茬子,咱再捡石头垒个带顶的厨房,中间盘一个大火灶。明年过年咱在大灶前杀猪宰羊。大爷爷掐着腰,幸福地和家人规划着来年的日子。全家人仿佛看到了大锅里热气腾腾煮的羊肉,都幸福地笑了。

开春了,草木萌动,高家峪村的风景好极了。两个人都搂不过来的柏树林子里落满了北回的燕子。西山的松树林里积雪融化,溪水在山洞里欢快地流淌。山顶的草甸子上开满野花,草都绿了,斑鸠在草丛间咕咕欢叫,布谷鸟也来了,在金锁头顶上鸣叫着盘旋。金锁躺在一块向阳的青石上,舒服得快要睡着了。远处翠花姑娘赶着牛群慢慢地向他走过来。他得装出快睡着的样子,好让翠花既能看见他,但又不能让她看出自己是在故意等她。金锁摆了一个自己觉得最好

看的姿势,眯着眼看着天上的流云。阳光太暖和了,金锁不知不觉忘了自己等人的事情,竟睡着了。春风是暖暖的,空气中满含着青草的芬芳。金锁梦见翠花姑娘和他牵着手,去齐长城上看风景。翠花的脸蛋儿红红的,像秋天树上挂的柿子,金锁忍不住想要去咬上一口。

快到晌午了,金锁被一阵兔子吱吱的尖叫声惊醒,原来不远处一只老鹰叨走了一只野兔,惊醒了他的美梦。远远看去,自己的羊群却找不见了,他吓出一身冷汗,忙起身跑到高处去找自己的羊群。快到山顶,金锁突然脚下一滑摔在地上,顺着草坡滚了下去。身下是厚厚的茅草丛,金锁觉不出疼来。在翻滚之中,金锁一眼瞥见山脚下,自己的羊群和翠花的羊群合在一起了。翠花拿着小鞭子惊讶地看着他往山下滚,金锁连忙用手薅住一株大茅草,才定下身子。一扭脸惊出一身冷汗,只见一蓬酸枣挡在眼前,要是自己再不刹住车,恐怕脸上要扎满酸枣刺了。金锁尴尬地低着头跑到翠花跟前低声道:谢谢你

小说《记住乡村》取材于章丘垛庄镇南峪村,文中所有烈士的姓名皆是真实的,反面人物的姓名和部分地名用了化名。小说再现了章丘抗战的光辉历程,本报节选连载以飨读者。

编者按

给我圈羊啊!我睡着了,要不是你帮忙,说不定我的羊都要跑丢了。

真不害羞!你看你睡觉的姿势,像只翻肚皮晒太阳的青蛙。难看死了,我看你是做美梦娶媳妇吧!翠花嬉笑着说。

第三节 第一战

金锁娘的早饭好做了,早上刚点起灶火准备下米,听见外面的看家狗笨笨狂吠着冲进院子,起身一看,原来笨笨是在追一只肥大的野兔子跑进家来了,兔子被笨笨追急了,竟径直跑到金锁娘的灶前,金锁娘随手拿起斧头,一下砸到了兔子头上,兔子立马断气。金锁娘高兴地喊起来:大爷,大爷,队伍来了,咱不愁了,我逮住了一只大野兔给你们炖肉吃。

大爷爷披着夹袄从屋里走出来,一看侄媳妇真拎着一只大兔子走过来,高兴地咧着嘴笑着说:“咱队伍有福气,送好吃的来了,好啊!有下酒菜了,咱爷们吃饱了抢鬼子的洋货去。”

(下期待续)